第二十二卷

世系部十三臣紀

理學

董仲舒　韓愈　朱熹

高逸

季札　嚴光　陶潛

方外

老聃　莊周

豪俠

信陵君　魯朱家

遊說

蘇秦　張儀

卷二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三

理學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

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諍敎令國

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
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
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愛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乃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

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乃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斷在陛下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言至忠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日與生徒會講生徒言曰韓公爲祭酒

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

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

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翺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
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
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
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
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
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
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朱熹

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薄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祀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

書蔵其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進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嘗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二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

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
州紹熹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
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
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
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轉運副使漳州
經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荊門四年永嘉陳傅
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
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
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

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决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

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症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卒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熹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高逸

季札

季子季札吳王壽夢幼子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

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及列國之風大武大夏之舞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觧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眜立王四年王餘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眜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眜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

僚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四月丙子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刺殺王僚竟自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嚴光

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覇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
光曰聞先生至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
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
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覇得書
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
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
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
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
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
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陶潛

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頴脱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故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觧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備親

舊或置酒招之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
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
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
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久之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
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
八十日秔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
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

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弘後知潛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賫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

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醸熟取頭上葛巾漉
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
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
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
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
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
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
上人性不觧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

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方外

老聃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蔂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覇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豪俠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

騎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
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
魏王愽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愽欲
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愽如
故王恐心不在愽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
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國政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
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
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
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
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坐
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
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
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
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
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
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
者能下士也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故隱屠間耳
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
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
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
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
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

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尚安事客然知公子之必復返也公子再拜侯生乃屛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曰乃臣效命之秋也與公子過謝侯生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侯生果

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巳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
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
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
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
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
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
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
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

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

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
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
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
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毁公子於魏王曰公子
亾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
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
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
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

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負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刭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巳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推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遊說

蘇秦

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

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弗信西至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乃東之趙趙肅侯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謂燕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敝其南也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因説趙肅侯曰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攻韓魏也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上客有

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
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
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
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北有鞏洛成皋西有宜陽商阪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彊弓勁弩超足劍戟
無不畢具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
而服羞社稷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今茲効地明年
又復求割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
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
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
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
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
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
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
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
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

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

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

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旣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張儀

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曰儀貧無行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平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得約從親然恐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儀於是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見辱怒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使人微隨張儀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
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
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
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

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惠王善其說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

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

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

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
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
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
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
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
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
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
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茍與吾地絕齊未晩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

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

畀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

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旣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

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儀欲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
一歲而卒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終

第二十三卷

世系部十四
臣

方伎

朱建平　郭璞　李淳風

袁天綱　邪律楚材

滑稽

淳于髡　東方朔

外戚

梁冀

佞臣

董賢　　李延年

宦官

魚朝恩

執拗

商鞅　　王安石

卷二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三

明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四

方伎

朱建平

建平善相術曹丕為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丕問巳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當有厄先此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于兵初潁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丕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日上旬得疾至下旬轉瘥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歘見白狗問

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旨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
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
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
乘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

郭璞

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
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
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
投策而歎曰嗟呼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
乎於是避地東南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

之無心南渡璞爲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術致之乃攜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爲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

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
麄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孫傲俗者不得以自
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
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蕩其後璞以母憂去王
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
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没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遊
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
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
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

每囑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
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
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在雙
栢樹下既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
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
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
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
之言耶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
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氷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庚氏之大忌也後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庚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李淳風

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筭陰陽之學貞觀初以駁傅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踈漏實多臣按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短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
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五横遊
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内
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
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
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
召淳風卜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
巳生在陛下宫内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
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

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𡖋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巳成伏在宮内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袁天綱

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

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
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
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巂州
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
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
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
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
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
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
不利夫后最幼婣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
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君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
長也張暁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
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旣盡矣如期以火山令
卒子客師亦傳其術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
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
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
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
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

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懼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
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
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夭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
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
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絶之俄
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
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薦於帝拜都
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
史搒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
揆盧允毀服給謟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

舍人閲歳而相盧不過郎官擬巳相擢允吏部郎中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歳而孤毋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説身長八尺美髯宏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奏五月望月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

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至期果蝕壬午八月
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殁一
日從帝至東都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
曰此瑞獸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
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
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
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
聚斂自私而官無儲偫近臣别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
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

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

詔罪止完顔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四十七萬
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
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
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
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
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
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稅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
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
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

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
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辛丑帝
疾篤醫言脉已絶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
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因
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
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
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遂崩杴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
薨年五十五

淳于髡

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髡者齊之贅婿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
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
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
有穰者操一肩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帣
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
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
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賢良方正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採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甞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

項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外戚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
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商卒子冀嗣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
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
走狗騁馬鬬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
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
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汚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饕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
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時在襁褓太后臨朝詔
冀與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
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聞而惡之遂鴆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
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
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
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
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
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帝以
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
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
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
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

行内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
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
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
少長皆棄市

佞倖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為郎賢傳漏在殿下
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
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為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嘗
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
乃斷褎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
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
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
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
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
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

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
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
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
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
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
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
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
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
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

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國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寛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

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
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
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
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
不悅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第新成其外大
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
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
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
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即闕下冊
免賢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罪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旣見發臝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

李延年

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絃之延延年善承意絃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恊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

宦官

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

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
朝恩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
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
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
朝恩内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寮在廷朝恩從
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
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
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
誕肆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爲相雖強辯亦拱

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徃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
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
餽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
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
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
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
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
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坐
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
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為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奥語悉為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

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
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
餽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
色獨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
宰相何與焉且軍拏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
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
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
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坐
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
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㣲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
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
荅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㣲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章服
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
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陜而皓爲射生將
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
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
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
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温以自助
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

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服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執拗

商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病魏惠王親往問

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

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彊國之術説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商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
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
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

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為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公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座之言也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

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太宗爲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

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
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
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
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
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
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

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巽謝

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於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
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
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
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為參政而孫覺李常為諫官遂列
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
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
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
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
腕者知府韓維言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

亦不足惜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關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

中允崇政殿説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流民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

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
惠卿實欲其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
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死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
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
樞密以其不黨安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
封荊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
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

李氏藏書

卷二十三終